

歷史愈悠久。環境愈複雜者。其所達之困難必愈多。而其所成就則愈大。百物之成長。有不畏風電摧殘而依然發榮滋長者。必其生機充實。而組織堅密者也。三民主義之建設。必達最後之成功。爰於約法頒布之際。披瀝本黨之意思。昭告全國。願吾同胞共勉之。

粵事似緩亦似急

本週來粵事之演進。可謂似緩亦急。觀中央之迭次表示。無一不以贖中勦匪軍事為急務。粵中近亦表示不以武力解決。此似緩也。事實上則粵中之組織近已由政治而及於軍事。宣言通電。不一而足。中央方面。亦不少儻骨之表示。尤以何應欽等九將領致孫科之冬(二日)電。毒罵醜詆。不留餘地。電報之戰。至此實歎觀止。此又似急也。惟可為一般慰者。即胡漢民之健康漸復。且將至戶外散步耳。茲述本週時局情形如次。

粵中組織情況一斑

五月二十七日粵執監非常會議所發之成立宣言。係汪起草。其內容大致首述第一屆代表大會。有總理在。得無糾紛。第二屆國民革命雖難進行。而分其遲早問題。已引起糾紛。第三屆。因蔣專斷。糾紛更大。一部份同志主張統一初成。宜委曲求全。一部份同志。主張救護黨國。打倒獨裁。必不可緩。遂成分裂。彌可痛心。次述現在之南京中央黨部。從前曾經反對。而又承認其存在。即曾經參加者。亦以其為暴力所挾持。無存在之價值。是以現在先集合中央執監委員之在廣州者。發起會議。邀請各方繼續參加。俟依據黨章。召集第四次代表大會。任務始告終了。二十七日晚又公布國府組織大綱十一條。委員定十五至十七人。由非常會議選任。常務委員

由委員互選五人至七人。國務會議以常委輪流主席。委員會下設秘書廳及參軍處。另設軍政政務兩委員會。及外交財政兩部云云。外交已任陳友仁。財政任鄧召際。二十八日正午依預定程序。在省府二樓舉行粵府成立式。以執監非常會發表宣言。內容簡單。李宗仁二十八日乘飛機抵廣州。三十一日粵委員有聯名就職通電。內容三層。一。反對武力統一。中央集權當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治。二。不主張以武力解決時局。如有以武力相壓迫者。亦所不投。三。委員共二十七人。現舉出十六人。二日開第二次常務委員會。出席者汪精衛。孫科。陳濟棠。古應



粵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後立者為其夫人)

芬。李宗仁。鄒魯。陳友仁。鄧澤如。許崇智。唐生智等議決。一。通過政務委員會之組織條例。二。任陳濟棠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又任陳策為海軍總指揮。張惠長為空軍總指揮。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等為第一。二。三軍長。三。任林雲陔。林翼冲。金曾澄。胡敬賢。許崇清。程天固。范其務。郭彥華。李鹿澄諸人為粵省政府委員。林雲陔為主席。四。任粵省政府各廳長財政廳長林雲陔。民政林翼冲。教育金曾澄。建設胡敬賢。廣州市長程天固。五。任命許崇

智爲中山大學校長。六。通過外交部及財政部組織條例。又廣東軍事會議結果。決定粵桂兩軍之編制如左。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李宗仁。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參謀長陳佑。第一軍長張發奎。第一師長韓岳。第二師長李澤民。第三師長黃沈仇。第二軍長楊騰輝。第四師長鹿樂。第五師長莫樹越。第六師長王郭齡。第三軍長唐生智或李品仙。第七師長郭生呂。第八師長朱蘭。第九師長未定。第二方面軍以第八路軍爲基幹。總司令陳濟棠。參謀長繆培南。第一軍長余漢謀。第一師長李振巨。第二師長高驥。第三師長未定。第二軍長香翰屏。第四師長張達。第三軍長李揚敬。第七師長黃延庭。第八師長黃質文。又據外訊。粵方有聯名宣言。否認此後發行之一切新債。另有通告駐粵各國領事公文。各領只收轉不答覆。又汪告外人。不久將接收粵海關及鹽務稽核分所。

中央致鄧古孫等電

三十日晨十時中央常會開臨時會議。到陳果夫。朱培德。葉楚傖。戴傳賢。于右任。蔣中正。丁惟汾等。決議通過一電致鄧澤如。古應芬。孫科。李

文範。劉紀文。並轉候補委員陳濟棠。陳策。林雲陔。鄧青陽云。諸同志均鑒。諸同志於中央。睽隔未久。憂疑多端。初本家人責難之誠。竟入宵小投機之殼。與敵以隙。欲罷不能。俯仰清明。能無感痛。中央之於諸同志。久共患難。有若弟兄。即有違言。終冀握手。故自接讀卅電以後。每獲一訊。輒復泫然。既爲國家變網紀之失墜。又爲諸同志憂環境之困難。簡書不絕。行人在途。呼籲和平。不辭瘡口。此爲全國所周知。全民所共諒。乃道路傳聞。形勢益棘。共產黨之工具及其他反革命者。竟欲居諸同志於爐火。盡半壁以自娛。此則不特爲愛國愛黨者所不許。亦爲愛諸同志者所不容。終默者矣。總理以國民革命之責任。付諸全體黨員。由全體黨員產生

全國代表大會。由全國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中執會選任蔣同志爲國府主席。按諸法章。統系昭然。況國民會議既開。訓政約法已定。蔣同志之進退。非三數人所能指揮。此義至明。無煩縷述。中央對於諸同志。不合法理之糾彈。固能曲諒。謂爲一時意氣。別有因緣。然而白圭之玷。雖尚可磨。黃雀在後。其何能免。此中央所念於諸公者也。凡政體集團之得相與維繫者。其道有二。一曰平生相信。一曰綱紀相守。今與諸公相處者。倏然翔集。暫若其歡。然而追念平生。則如蜀道者有。如李國君有。如少正卯者有。其信守總理遺教。服膺主義。始終一貫者。諸同志思之。能有幾人。諸同志此次扶離而南。以就烏合。力不足以服羈絆。法不足以制反側。瞠目袖手。俾食畫諾。其爲痛苦。已難言喻。況既冒首違約法之嫌疑。又身毀黨紀之保障。進退失據。比匪終囚。此又中央所念於諸同志者也。中國大患。厥爲赤匪。湘贛大軍。合圍已久。節節搜剿。爰獲可期。乃自粵中生變。赤氛復熾。益以汪張相爲呼應。浩劫之碑。既鑒。長堤之口。將決。小則糜爛兩粵。大則顛危全國。誰爲引狼入室之人。孰負放虎出柙之責。蔣同志受命剿匪。夙夜匪懈。成算已定。指日肅清。而諸同志之左右。竟欲竊騎劫故智。爲赤匪解圍。若不於此幡然覺醒。自謀謀國。則洪水猛獸之難作。亡國滅種之禍成。總理之靈。天下之口。無以爲諸同志恕。而諸同志所悻悻於意氣。斤斤於難蟲者。又何在哉。切望大澈大悟。勿以一爭之差池。召不可收拾之禍害。勿以一時之意氣。毀悠久之歷史。勿因環境惡劣。減損奮鬥之勇氣。勿受小人浸潤。搖動革命之目標。中央對於諸同志。願共始終。絕無成見。但念黨國託重。豆箕事急。特致肺腑。誠馳電勸告。中央秉承總理遺教。全國付託。惟有督促國民政府。積極剿匪。乃足以安定社會之秩序。廓清訓政之障礙。同志間一事之爭。一時之誤。舉國以寧息之中懷。

定是非於他日。諸同志其勉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卅印。

何應欽等 電罵孫科

何應欽等九將領二日致電孫科其原文云

(銜略)頃致孫哲生先生一電云。廣州孫哲生先生大鑒。奉沁(二十七日)電知兄日前悄然離京赴滬者。今已毅然離滬赴粵。參加反動之工作。不勝疑駭。民九以前。兄向求學異邦。本未與聞革命之舉。總理在生。同志中有勸以假兄較優之事。權俾資歷練者。總理恒以兄下。不克重荷。爲言。或疑爲示謙避嫌。所應爾。不免爲兄抱屈。及今思之。實佩總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徵矣。兄問世爲日尙淺。然其行誼。則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貨利而昧大義。翻雲覆雨。胸無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總理逝世。未逾七稔。吾兄在此數年之中。則忽而密參西山會議之逆謀。逗留滬上不歸。忽而回粵復任廣州市長之職。塞西山派於不顧。忽而戴汪領蔣。憑藉武漢政府以與南京對抗。忽而戴蔣排汪。分領南京院部。循環往復。幻變無端。已習見而成性。則兄之今次毅然赴粵。雖蹈反革命而不辭。夫何足怪。惟沁電自言赴粵之決心。純因胡之自由不能恢復。兄之行動復被監視。遂迫而出此。夫胡以政見不合而去職。此屬政治家出處進退之常態。了無足異。去職而不離京。則以大亂迭起。反動潛滋。恐有挾持其名義。迫使蹈汪精衛之覆轍者。爲安定大局計。爲保全胡之革命歷史計。總以暫時靜居養晦爲最宜。身非獄囚。並未失却自由。何所用其恢復。況胡案僅屬個人去留問題。既受命於黨。自宜於黨之內部自謀解決。無論復職或離京。中央同志現已認爲均屬可行。第離京之後。是否不奉入粵亂之旗幟。是否確爲消弭粵亂之關鍵。方在彼此磋商。共籌保證之中。兄亦爲斡旋奔走之一人。今忽赴粵煽亂。爲揭湯止沸之舉。則兄之所謂釋胡運動者。自始即無誠

意矣。粵中態度尤爲乖謬離奇。自古陳世江兩日通電以後。一切腐化惡化之反動各派。均敦請赴粵。亟亟實行軍事之動員。從事僞府之組織。早置釋胡問題於腦後。而專以去蔣爲目標。則彼輩之爲借頭發揮。則有背景更情節顯然。倘屬真誠愛黨愛友者。其行動固當如是耶。寧以胡公殉黨國。不能以黨國殉胡公。若必以一二人進退得失之關係。動輒藉口與兵。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以求一逞。則兄等愛護個人之權位。何其厚。愛護黨國者。又何其薄耶。兩月以來。京滬往復。幾成吾兄每週定例之課程。行無阻。期會宴遊。不改常態。雙雙儷影。且常出現於京滬各影戲院。茶舞會之中。人人共見。乃忽謂兄之行動。亦復被監視。究何所指。非捏詞發聽。則白晝見鬼。如其有之。則兄之所謂悄然離京毅然赴粵者。亦早已欲行不得矣。要之。吾兄爲主張調停粵變最力之人。今竟救火放火。兄在中央。亦爲屢次主張討伐叛逆之人。今竟躬與諸逆爲儔。共組僞府。不恤推戴唐少川汪精衛領銜通電。指摘中央。而兄亦列名於其後。則兄自居於何等。信用人格何存。夫唐汪果爲何如人。兄豈不知之。去年中央黨部討論懲戒汪精衛時。兄主持聲討最力。聲情激越。當日與會同志。迄今猶能追憶。吾兄曾作如何語也。兄復在中央紀念週。斥汪投降軍閥。喪心病狂。必至於萬劫不復之境。皆爲其好作領袖一念之差。並述精衛向未參加革命重要工作。及辛亥以來種種錯誤。其詞尤爲詳盡。此皆出諸吾兄之口。刊於黨報之內。曾幾何時。遽拾汪精衛之唾餘。以攻擊介石同志。指之爲獨夫。證之爲民賊。愛之則加諸膝。惡之則墜諸淵。兄亦太視國事爲兒戲矣。唐少川之爲人。更不足道。當辛亥義師起後。彼承袁世凱之命。南下議和。加入本黨。陽贊成共和之美名。陰實與汪精衛等互相勾結。運動本黨幹部各同志。要挾總理讓位於袁。總理格於衆議。一着之差。鑄成大

錯卒以此而召中國二十年來之循環內亂。亦卒以此而總理不能親見革命之成功。誰生厲階。唐少川實應首負其責。洎民國六年總理率海軍南下議法。唐復伴隨赴粵。陰則誘致海軍離去總理。使議法不成。民國十年總理主張速就非常總統。以完成北伐。唐又與陳炯明互相結託。並運動議員反對總理。卒使北伐無功。其後陳逆謀害總理。實由唐少川唆使而成。此皆吾黨同志所共見共聞。亦兄所深知。則唐爲吾兄不共戴天之仇。我輩仰體總理之寬大爲懷。平昔不遽暴其罪。已足引爲隱痛。今兄乃尊之爲僞府領袖。推之以通電領銜。使其重演破壞革命之局。總理在天之靈能勿痛哭。去年僞擴大會議推閻錫山爲盟主。汪精衛不惜降志辱身。視顏以從軍閥之後。論者謂爲文人無行。靡恥喪盡。而兄以反對僞擴大會議最力之人。竟爾蹈汪精衛覆轍。引汪爲同調。何自暴自棄至於此極耶。聞兄等此次反對中央。謂介石同志獨裁。假借種種口實。而自知不足。以動衆。乃倡爲粵人大聯合之說。及追隨總理左右所謂老幹部大團結之說。舊店新張。資爲號召。弟等於此。尤深有所慨焉。總理天下爲公。愛才如命。凡接受三民主義之信徒。均一視同仁。向無系統畛域親疎之見。存乎其間。乃兄等獨狹己甚。自造所謂元老派太子派者。遇事把持。逢人排斥。欲以一隅之人。包辦中國之革命。昔日凡欲效忠總理之同志。苟非所謂老幹部者。通其聲氣。或得其奧援。則悉以傍門左道視之。不恤施以種種牽制破壞之手段。必使他人不克達其使命而後快者。皆多數同志共嘗之苦況。絕非弟等之私言。在在足爲沉痛之回憶。故去年黨中最大之分化。如孫黃睽隔。乃致孫陳破裂。推果尋因。何莫非今之自稱老幹部者。相激相盪。促之使成。世人僅知陳炯明爲叛變總理。罪大惡極之敗類。而不知無形之陳炯明。自謂爲最忠實之同志。而陰行阻撓大計。破壞革命。

者。乃不知凡幾。積年遞演。故在黨則破碎支離。在粵則四分五裂。總理去平。宜有難言之隱衷。不及親見。北伐統一之完成。抱痛終身。以病以致。亦何莫非受大廣東主義者。或老幹部中心主義者之賜。介石同志志慮忠純。苦行卓絕。受命於危亂之中。付託以黨國之重。刷新壁壘。重振旗鼓。一年而奠定粵疆。三年而統一全國。以革命武力之掃蕩。爲三民主義之推進。此與謠言哈馬德左夾可爾經。右持寶劍。本實力以爲宣傳救義之後盾者。正異道而同揆。經茲一役。然後黨之生命重新。國之破碎重整。總理之遺志克伸。精神不死。此固由本黨同志之共同努力。而介石公不避艱險。不計毀譽之死靡他。百折不回之革命精神。實爲達此目的之重要原素。然數年以來。曩曾追隨總理左右。所謂老幹部者。則江山易改。性格難移。或則陰爲大計之阻撓。或則公行革命之破壞。或積極以圖反抗。或消極以謀拆臺。離合無常。禍亂迭起。凡所以困苦而顛連之者。幾於無所不用其極。倘非介石公奉行總理「快刀斬亂麻」及不拖泥帶水以敷衍之遺教。不本總理積四十年所得之經驗。以應之。恐革命大業早已中輟。而中國民族或亦久成赤化矣。今惟兄等之用心。實欲介公最嚴就範。遇事悉隨兄等之俯仰。以爲從違。否則加以一人獨裁之罪名。而追之使下野。變易之旨。悉憑兄等之喜怒。而任意爲之。何滑稽至此。查兄等所謂幹部者。包攬把持。昔日誤總理。誤粵局。猶以爲未足。今復倚老賣老。挾親挾貴。必欲再誤介石公。以誤全國。而後快耶。今之黨國大政。均經黨部會議國府會議而後定。如必謂爲一人獨裁。則兄等旅進旅退。伴食數年。所爲何事。介石公每有主張。悉付兄等公決。其不獲兄等之同意。致不能舉辦。或因而延擱者。亦不一而足。案牘具在。可爲覆按。局外信口雌黃。尚情有可恕。乃變亂黑白。竟出自吾兄之口。亦太無是非矣。嗟夫。哲生未濟赤

匪爲黨國存亡人民生死所關。經中央數月以來之努力。本已大舉合圍。僅功虧一簣。乃兄等所謂粵人大聯合及老幹部大團結者。竟借共產黨之掩護。又復倡亂於粵。亦即所以掩護共產黨。揚其墜死之灰。斷送宗邦。是爲不忠。吾人日讀遺囑。努力速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工作。今國民會議開會於首都。方舉國一致接受總理之遺教。公認本黨之治權。而加以法律之保障。收回法權之交涉。亦議具頭緒。在國民會議開幕之前。本有簽訂平等條約之可能。乃因廣東突起異動。中外驚疑。遂頓生挫折。功敗垂成。致遺囑所規定者。不克依期實現。對於總理。是爲不孝。李宗仁白崇禧迭次亂粵。喋血近郊。汪精衛張發奎則引用赤匪。造成廣州事變。粵人談虎色變。切齒痛心。連年大軍進剿。聚之一隅。方期破其主力。乃開門揖盜。反顧事仇。重招之入寇。以本黨頻年苦戰惡關。乃能統一之廣東。數年以來。軍權政權。悉委託廣東同志。自行管理。期使休養生息。以補償其革命之損失者。今乃空顧徒勞。立將重返昔年割據分裂之局面。且以一隅之地。與全國相抗。更囑聚全國所有腐化惡化之反動各派。以食此一隅之流毒。所被牽連設想。對於桑梓。是爲不敬。不仁。天下豈有不忠。不孝。不敬。不仁。而能成事者。吾兄亦冒然參加之。其母乃太不智乎。或謂兄之毅然赴粵反蔣。雖種種托詞。然其重要動機。則純因經濟關係。蓋兩三年來。鐵道都搜集各路之解款。月逾二千餘萬。如何保管。如何用途。全屬秘密。向無報銷。兄欲以一走了事。化公爲私。及行抵上海。預料粵變。深知足以影響市場。乃又由兄之外庫和豐銀行。大營公債之投機。不逾旬日。所贏已數十萬。無論粵事成敗如何。則兄已面團團而腹便便矣。弟等不敢妄測升天。第證以往事。兄在廣州市長任內之聲名狼籍。在武漢政府時代。則席捲交通部及部府餘款數十萬。從無報告。而盡入私囊。在

南京特別委員會時代。則利用財政部長之職權。扣存李任潮所應領之庫券百萬。要求分肥。迄今尚不肯交出。凡此諸端。皆證據確鑿。人人共知。則今次南行別有作用。悠悠之口。或非無因。數年來黨國多事。每逢政變一次。則吾兄之囊橐必充實一次。幾如禍亂愈多。而兄之機會亦愈多。此次粵變。兄必毅然參加。不肯輕輕放過。早爲一般人所料及。吾兄爲總理唯一之哲嗣。吾人推崇備至。幾欲以事總理者事之。雅不願羣兄之知。致損盛名。第兄之所爲。實令親厚痛心。仇讎快意。亦唯期望愈切者。乃責備愈殷。尚希鑒其愚誠。恕其狂直。立發宏願。繼續幹旋。保和平統一之局。不至破壞。匪特弟等之愛護如昔。了無芥蒂。即天下之人亦能爲兄曲諒。迷途不遠。及早回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唯兄實利圖之。黨國幸甚。南天海暑。伏盼珍衛。臨電酸梗。不盡欲言。弟何應欽劉峙陳調元魯滌平何鍵楊虎城楊樹莊韓復榘何成濬叩冬等語。謹聞。何應欽劉峙陳調元魯滌平何鍵楊虎城楊樹莊韓復榘何成濬叩冬。

吳稚暉一篇拉圾談

五月二十九日中監委吳稚暉發表一篇「答客問」擬粵方人物爲「一堆拉圾」。對時局有滑稽而具體的說明。茲錄如次。

（問）現在時局。到底還是和平呢。還是要戰爭。你知道中央的意志如何。（答）我向來是浪漫慣的。十分緊要的內容。我止是知道得甚少。但我曉得自從國民會議開過後。中央想實行約法。應有先幹的兩件事。一是大規模的剿赤。在短期內把贛楚的赤匪。撲滅淨盡。二是督促地方政府。將各處的土匪。也嚴密的肅清。把這兩件事幹好了。才說得到一切。至於廣東要想幫助匪赤。聖政府之肘。使無法進行。且恐天下不亂。急燃改組派等之死灰。政府自然叫苦。但廣東今番的大集會。除了改組派等之外。其

餘的人皆曾從通過政府。用兵討逆。結果是差不多上了當。他們此仆彼起。從德惠討逆的。轉瞬就謀逆。好像預先約定。用小鬼跌金剛的方法。叫人疲于奔命。把人民弄得九死一生。他們以為想得利的。可得着利。想出氣的。可出着氣。故爾我想此次中央決不輕易再下討伐令等等。再上老當。暫可以放任一下。叫他們在這劇匪時節。良心發現。對不過人民漸漸的散夥或改正。所以和平固是保不定。戰爭也是說不到。

(問)你知道陳友仁孫哲生的到粵。並不是去調和。是去加入熱鬧的嗎。逼人下野的通電。已經發出嗎。

(答)我聽到了。陳友仁同孫哲生同行。已是驚奇。又聽到汪精衛古應芬李宗仁許崇智陳濟棠白崇禧都可濟濟一堂。那是北平擴大會議以後。又疊起一個大垃圾堆。在大垃圾堆裏騰出來的怨氣。當然冲天。逼人下野。已是客氣到萬分的了。承改組派特在香港南華報上剪了幾個電稿寄來。信上寫「敬恒老狗。且看此報……吊你媽寄」我才看見他們的大文章。他們知道我狗嘴裏掉不出象牙來。慣會戳穿他們的西洋景。所以他們急急乎毀我人格。知道還不是蒼髯老賊。皓首匹夫的漫罵所能糟蹋。於是又造了監察院彈劾某主席。由某主席賄賂吳稚暉。得以保全等之奇談。把我擲倒糞坑裏去。這就是陳公博造我得到李任潮金錢美女的老法子。但是我這「有忌憚小人」的劉老老。就給共產黨來剝皮。也不怕對了準共產黨幾句玩笑。是任憑如何連我自己也塞不住自己口的。

(問)他們剪來的是那幾個電報呢。你想電報的主動是誰呢。

(答)他們剪來的一是唐紹儀等二十二人的有電。一是孫科個人的有電。其餘還有些零星記載。罵人的話。說到電報的主動。就揣測不出了。據我所知。只二十二人。約分六派。

一。是超然派。就是唐紹儀王寵惠林森李烈鈞四位先生。唐先生自是一個老前輩。但他的觀察往往糊塗。民國十三年監察委員謝無量先生

曾隨了孫哲生先生在上海見唐。唐對哲生說話。大意以為你還懂得道理。你父親常常不對批評人家的父親。可以不對。那末現在止是批評人家的朋友。當然更可以不對。他是沒有工夫細細看量的。王先生始終是為川席國際法庭。昨天還同李石曾先生通長途電話。他是絕不願與聞是非。他的名氏。是隨便砌下去的。林李兩先生也各在一方。他們不曉得如何措詞。遠道以為要替胡先生說話。被人徵求列名。或許漫應其請。或者是被砌的。

二。是古陳的國民黨右派。又分兩個性質。甲是鄧澤如。蕭佛成。陳耀垣。鄧青陽四位先生。鄧蕭二先生堅決反共。愛好中國。聽了一面之詞。先入之言。或因打着抱不平。容許列名。乙是古應芬。陳濟棠。陳策。馬超俊。李文範。劉紀文。林雲陔七位先生。是發難的中心人物。但除古陳外。止是親者無失其親。不能不裏入罷了。

三。是西山派。就是孫科。許崇智。鄒魯三位先生。許鄒跑進了擴大會議。本與孫先生異趣。孫先生是一觸就跳的。有人(如陳友仁之類)知道不將他牽入。各派將黏不攪來。所以就也把他也据上爐火了。好在他是誰也願意他太太平平決無災難的。於至許鄒是正想出出寡氣。不必我說略。

四。是桂系。就是李宗仁先生。李先生本是古陳的死對頭。大約古陳聽了西山派的慫恿。要改組派加入。那就與改組派成為新相知的桂系。不能不連帶加入。

五。是改組派。便是汪兆銘唐生



自比劉維之
吳稚暉

智兩位先生。只是他們的時來運來。替他們失敗於北平。後來吐口惡氣。但他們一闖進去。必有喧賓奪主之可能。故目前汪先生要避免衝突。正在小心謹慎。力抑其陡進。是十分辛苦的。但狐狸尾巴終是要拖出來的。六。是國民黨第三黨。便是第一美男子的陳友仁先生。他與譚平山郭演達結合為一黨。恐畢竟對於第三國際負有使命。他是乘機撥動的要素。只番塗了保護色回國。就想造機會的。現在是來得正好。

把六派的結合看起來。除唐鄧林蕭等被動外。而電報是你一句我一句說着。一個筆健的人寫成。尚無所謂主動。觀于孫先生又個人特發一電。以明其不得已。他也是被動的罷了。

(問)這一回的糾紛。其原因何在。你當略知一二。究屬專爲了胡先生的問題嗎。

(答)我想胡先生的問題。是目前的原因。而原因的原因。却在他們二十二人有電中幾句緊要話。他們裏面的古陳諸先生亦沒有注意。有電起頭有一段。他們說「自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以來。固已有實行本黨主義。以造福於國家及人民之機會。乃爲執事斷送都盡。人民之失望與怨毒。達於極點。爲同志者忍無可忍。始奮起以抗執事。屈指計之。自十八以來。國內所有戰爭。皆由對執事一人而起。」只種話似乎說得太簡單。請教十八以來。第一次戰爭。豈非就是討伐桂系。今可由古陳先生與李自先生並坐談心。既同志忍無可忍。始奮起以抗「執事」。豈爲而古陳先生偏又對忍無可忍之同志。助執事以相抗。公等諒之曰桂逆我等在湯山齒爲之震。然當時公等亦知國家之大。決未可爲「執事」一人。任人逼兵作亂。八股先生所謂國家自有常刑。天討在所必加。我等不能不對公等而屈服也。我等知相安一時之不易。爲民命而求隱忍。雖

有小程序。自愧爲姑息。公等爲中央保威信。飭紀綱。自是正大。然境過情遷。昔日以爲大義者。今日竟以爲「執事一人」之罪案。不無滑稽之至矣。所以五月八號孫先生已允赴京矣。其夜馬超俊先生至張宅。言孫大人恐孫先生至京有不利。張靜江先生未加深思。乃言我等可擔保。馬先生即調侃曰。你們失信於任潮矣。恐難取信。我即忿然曰。此言出於悠悠者之口。則可。若出於馬先生。你能還問古先生負保險之責者。我等乎古先生乎。此非翹及瑣屑以逞其悻悻。特欲追懷往事。致其曲折之思。那就陳述愈分明。可備彼此之絮矩而已。把往事總算賬起來。公等則嚴正。我等則浪漫。惟以公等之嚴正。致執事一人成罪案。未免大上其當。而古陳先生等因此而種惡因。直牽連而有今日。

(問)何爲以公等之嚴正。致執事一人成罪案。未免大上其當。

(答)總理之教。則爲均權制。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這個精義。不容易適合。所以主浪漫的。遂有分治合作之希望。固屬有幾分不合。而主嚴正的。遂持民主集權之論。亦未免稍過。努力奮圖之同志。多偏於嚴正。所以對於不能集權。常若有碍統一。於心歉然。其實我們人類的感情。容易偏執。保護統一太殷。常企圖調兵遣將。能用一紙命令。馬上遵奉。方以爲能收集權之效。假若有人自行擅逐大員。在所必問。設或竟敢反詰中央。意圖逼兵。在所必討。只是坐在中央。議論集權。而嚴正者以爲此是軍政的常軌。這就是古陳先生幫助中央。稱桂爲逆。並不以執事一人爲嫌也。又如最近吾於財政當局的集中財權。偶有微詞。立法院的陳長衡先生。亦不以我爲非。然後又迷信學說。以爲多有特別會計。財政乃無法整理。則復隱贊財政當局之銳意集中。此又議論集權而嚴正者。以爲理財之常軌。然一至軍事屢戰勝。行政較有力。財政將集中。而所謂執事一人。

自然獨當其衝。果否執事一人。竟有一人獨占之意。則未經蓋棺。無從論定。然就表面而觀。一若戰勝為彼一人。勒政為彼一人。集財為彼一人。加以挾貴挾賢。挾有勳勞者。集人之權。彼不自覺。權為人集。乃不勝其束縛。於是昔日導人集權者。異日忽指集權者為自利。喜怒隨境遇而用事。前後判若兩人。彼執事一人。多受指摘。自亦應當。倘若止為國家辛苦。集權亦不受人見諒。豈非大上厥當。早知今日古陳先生竟指昔日討桂等為罪狀者。不如當日胡陶一發迎頭痛擊之通電。執事即於四十八小時內向桂引退。省得後來對於張唐開閥。做盡冤家也。

(問) 何為古陳先生等因此而種惡因。直牽連而有今日。

(答) 我輩自命為新人物。終需稍有清空氣。革命決非為富貴。止為主義這一點點的小觀念。應當常常存着。所以劉老老常出入大觀園。表面止似趨炎。內幕亦有苦痛。因為若姓名常不見於黨議之冊。局外人亦可起不合作之揣測。故依回裙屐之中。自為高尚。故舊所不善。而徑徑然不敢自逾於冬烘先生之待遇。即所以保持「有忌憚小人」之地位。此非忽於百忙中自作佳傳。因為執筆而論是非。終需明示他人以個性之概念。則或有所責備於賢者。亦使知此人之主張所在。故有云云。即或不至疑及其人之無理取鬧矣。

革命決非為富貴。止為主義。既當第一步常常自省。而再進一步。對於自己所持之主義。尤當商量不叛。古人對名位而致其忠貞。今日自可無此封建思想。然對主義相同。既已合作之集團。亦當自有其忠貞。不然一不得志。即起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憤慨。亦將等人道於馬牛。吾於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答華林書中。即斤斤此討論也。吾人今日之集團。一絕對反赤之集團。故吾之朋友。子為共產黨。即絕其子。婿為第三黨。即遠

其婿。亦古人大義滅親之微意。如何可以一不得志。即南越北胡。隨便亂走。昔仇今友。隨便集合。此擴大會議之所見。前於中外。而今日廣州六集團之不倫不類而湊集。又於人類存污點也。如何鄧澤如汪兆銘並坐。古應芬李宗仁同席。陳濟棠白崇禧握手。唐紹儀陳友仁脫帽。而肌膚之上。能不起毛栗。此吾所以嘆為惡因。

但此不忠貞于自己主義集團之惡因。恐更源于雖做新人物。而空氣不大甚清之故。觀於近日陳真如先生在日本發電。忠告陳伯南先生。其意若曰。「逐我一人已可矣。更欲盡剪保安隊。則又胡為者。」則此次廣州衝突之原因。起於陳伯南要趕走陳真如。此廣州三歲小孩。都能言者。即全國稍知時局者。亦個個知道已久。陳伯南何以要趕走陳真如。其內容即源於討桂。古陳先生有大勳勞於國家。陳伯南自應取李任潮而代之。乃有陳真如橫插而入。無從得代。於是不得處心積慮。出於趕走之一途。趕而為權乎。則今日詬言「執事」為占領一國者。自己即欲占領一部。空氣一不清也。趕而為利乎。則今日疑心處理國家之財。即若個人之財者。自己即欲私有一省之財。空氣又一未清也。故有第一惡因。遂種第一惡因。而胡先生問題。遂產生於夾縫之中。

(問) 何為胡先生問題。遂產生於夾縫之中。

(答) 因有胡先生問題而趕走成。因謀趕走而有胡先生問題。故曰胡先生問題產生於夾縫之中。觀於今日趕走亦必小動干戈。則方其謀之之時。隱恃其干戈可知。古先生易而為一去再去。勢將久假不歸。其政見之參差。牽及於有關係之旁人。乃自然之趨勢。政見彼此小同。乃日日所有。時時所有。何至遂生問題。殊不知甲乙相共。政見偶相不同。無不可以相忍。亦且相諒。此常事也。惟甲乙政見不同。起於丙丁互謀。響應而來。而丙

丁之互謀。仍進行不已。則甲乙不相諒之情必顯。至少必有消極之動作。請問一經發生辭職之事。若有人仍如今日。必利用其名。以遂趕走之謀。若則加以扣留之名。去則加以迫逐之罪。借爲口實。有以異乎。恐無以異也。

(問) 既然左右皆罪。自然無可理說。而胡先生個人問題。將如何解決。

(答) 胡先生個人問題。無所謂解決不解決。幾幾乎可以說本無問題。亦用不着解決。過去之事實。胡先生至今血脈猶高。即預定將要出遊。本來未可旅行。至於將來病愈後之行動。原可自定。我們朋友所望者。胡先生若去廣州。爲人挾入垃圾堆。與汪先生周旋。必非胡先生所樂。因胡先生爲吾反赤集團之主人翁。決不能與準赤極團之首領汪先生。爲政見之妥洽。果如今日廣州大張旗鼓。以爲師出有名。即因有人「扣留胡先生」。

胡先生即欽敬領彼等之情。請問三四年本未出南京一步。不過偶謝政務之繁劇。稍資休養。而中央黨部之常務。依然悉待主持。他人存問請會。常致殷勤者。乃稱曰「扣留」。將使避去若浼。反使與他人主張伴往冰天雪地之木司科。曾經滑稽的被稱爲「充軍」者。偏能胡汪合作。並坐鼓實。並坐鼓瑟。豈不使胡先生聞之噴飯。故以胡先生問題爲名。意在趕走同官。以鳴不平者。不過一時糊塗。與前年桂同志趕走湘主席。原板翻印。絲毫不走數。若古陳先生就近與李德隣先生一提往事。當年諸先生諒之爲逆。尙有理由。知當時非爲「執事一人」。必能幡然改圖。若竟欲借胡先生問題表顯中央不合不顧一切。激起戰亂貽禍人民者。則何以可以聯合會主「充軍」之汪先生。主義民可自叛。且不必說而救護胡先生誠意何在。這個西洋景一拆穿。我想鄧澤如先生必首先日上了大當。廣州人民亦無非知道拆去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屠殺之紀念

碑。絲毫無益胡先生。是表顯明白。止是便利汪先生。甲乙丙丁。拔茅連茹的先引進改組派。更引進第三黨。終了引進共產黨。再起大屠殺而已矣。我想說到這裏。孫哲生先生必大起恐慌。曰。吳稚暉瞎說。應下拔舌地獄。我們有唐紹儀先生保險。有何懼哉。我答曰。你們引進汪先生。是胡先生無誠意。你們儘可以飛進多舌天堂。也已辦不得。至於唐先生是開過保險公司的。他的公司牢靠不牢靠。應該注意一下。好了且看下文罷。我好在準備嘗嘗共產黨剝皮風味的人。也不怕什麼大屠殺。反正孫先生通電是深懼共禍的。孫先生必有最後弭亂的方略。安慰我們。

(問) 你說孫先生也是被動。何以我們這回聽見孫先生單獨發的電報不少。而且說得很利害呢。

(答) 孫哲生先生止擅長建設。實行總理的實業計畫起來。他是一個肖子。至於處理黨國被人利用了。他就發了少爺脾氣。青天沒有帶帽。大什麼新奇的話。都一說就出的。他倒也不願意袒護那一方。一冒火。可以替甲痛罵乙一認錯。又可以替乙痛罵甲。他罵起共產黨來。咬牙切齒。但他在漢口的時節。替共產黨說話。他曾經表示過國民黨也可以不要的意思。或者都是人家替他做着。他來奔水木梢的罷。只回廣州。弄得把那一個人出名說話。都不相當。所以這根水木梢。權且請他旁。旁。他等待知道上了當。又會把自己說過的話。叫人替他一一駁過的。他一天到晚留心建設。那裏高興兼許多。不過他有資格說謊話。鬧不出亂子。不比我們說說笑話。還要斟酌斟酌爲善。但是他的謊話。黨國人民會因他而吃苦嗎。那就他也不負責任了。

(問) 這件事情究竟如何呢。

(答) 究竟如何。且要看發展到如何。才再能討論。但是我們的朋友。這回

被感情完全用了事去。把扣留兩字。自己催眠。弄得唉聲嘆氣。就隨便容許充軍別人的。也來貓兒哭老鼠跟着慈悲。恐最後一幕揭開來。是一齣容共集團大勝利。反赤集團大崩壞的把戲。第三國際吃吃作驚笑。我們是要鼓一點振不起的精神出來。想想法子。不是隔岸觀火。可以事不干己的呀。你想我們賴楚的剿赤。嫌現在的方法。精神還覺不夠。廣州這班不思議的朋友。還來分我們的精神。難道止有古陳等心中的乘人之危。更無汪唐等心中的一帆風順。在那裏各開寶法嗎。我們止有一條路。拿起精神來先撲滅賴楚的赤匪。使之淨盡。他們如無舉動。他們裏頭也有懂得中央威信及紀綱。應該要不要的。他們自會悔禍。否則他們幫助赤匪來擾亂。也當他赤匪一樣待遇罷了。

胡漢民將 隨意散步

胡漢民之健康。証以近日京中空氣。似已逐漸恢復。一日中委多人訪胡談話。以天氣漸熱。勸胡出外疏散行動。聞胡已首肯。最近期內胡將任意遊散。又據四日京電。胡漢民因遊醫囑休養。兩三日來對往訪賓客。除數要人外。一概不見。頃胡身體復原。醫生已允可會客。昨今胡宅汽車盈門。知友皆來問候。惟胡尚不健談。恐精神勞頓。故亦有謝見者云。

張副司令 在平臥病

張學良自津至平後。即患腸熱症。於三十一日深夜入協和醫院調養。六月三日為張三十晉一初度。北方各省軍政要人均至平祝嘏。張亦未克親自周旋。蔣主席特派張羣北來代表慰問。李石曾亦續到。張羣於四日午前十時赴協和醫院視張。經特許至病房慰問。惟遵醫囑。未許談話。旋即退出。至張之病狀。體溫脈搏。皆同前日。一切經過。皆屬順調。按張副司令所患為輕症之腸熱症。中名傷寒。日本名腸室扶斯。官方日前未經宣布。反啓

社會不少疑問。實則腸熱症為熱症中最常見亦最易治者。據醫師確稱現已全脫險境。再靜臥兩星期。便可退熱告痊云。

畢德門等到上海

美國上議院議員及銀價委員會委員長畢德門氏。偕其夫人。於二日晨自日乘傑弗生總統號到滬。以畢氏主張對華銀借款及救濟銀價故。此來殊受各界之重視。因調查銀市與畢氏相約偕來參議員沃迪氏駱濱森氏衆議員吉卜生氏道維爾氏。業先一日到滬。將共同工作。留華期預定一月。擬與上海金融界商界各領袖先行交換意見。然後赴京與我政府當局相見。事畢再赴香港哈爾濱等處。畢氏為便於與華商界接洽。已於外灘華懋飯店設立辦事處。方氏抵埠之後。中外商界報界中人紛往趨晤。均以一聆其言論為快。茲紀畢氏所言如左。余於去年在敝國上議院中提議救濟銀價案。經院議採納。決定交付院內銀價問題委員會。先行考核。本國與各國現行條約內關於商務之規定。以定共同救濟之方。而考察與美國對華商業有關之時勢。同時亦為委員會所受之囑付。余為委員會之委員長。此次來華。任務亦即在此。本委員會研究銀價問題而後曾有一部分報告。提交院議。主張召開國際會議。俾與關係各國共覓銀價跌落之原因。而由而消除之。現在世界大多數人民購買力減少。商業凋敝。各國政治家與經濟家幾不認為因銀價狂跌所致。雖各方亦曾有種種救濟方法之提議。但此等方法在未經世界各國共同會議採納之前。事實上即未可付諸實行。在美國政府方面。甚願救濟銀價辦法。能得各國共同決議之採納。並無其他成見。上議院及銀價委員會更切